

## (八) 密室會議

每日都有無數人在開會，在密室中進行的也不少。大多數的會議只是循例備案，但有不少的會議決定了人類的文明導向，無數人的生死榮辱，悲歌離合，喜怒哀樂。

在美國西岸聖地牙哥，一間設備極為先進的密室裏面，一個會議正在進行著。與會的是幾個七十歲左右的老人。只有站立一旁的格爾正剛剛踏入中年。格爾在這機構裏的職位非常高，但當和養父亦利亞多一塊時，他一定站在一旁。這和他曾有一段時間擔任養父的個人保安工作有關。他也籍著這種態度表示對養父的尊敬。

立體影像機重播著有關的資料，正是安德生等人兩次受到襲擊的紀錄。一次在人文基金總部的大門口，另一次在能源車站。播影完結之後，格爾就作出以下的總結。

「我們的部隊比這批神祕的攻擊者稍為早一點到達基金總部的外圍部署和觀察，所以可以目睹他們的載運車隊的到達。但攻擊者穿戴著有隱身作用的個人行裝，非但肉眼並不能見到他們，就是熱感觀景器都毫無反應，所以不容易發覺他們的活動和位置。可是他們中間有成員散發出微弱的心智力量，被心智力量素描器測量出來，部隊的指揮官於是跟據守則停止前進，避免和擁有心智力量的人作出正面抗爭。指揮官認為這項決定正確，因為他們的武器太可怕，企業的防護科技不一定可以抵擋。」

格爾稍為一停，其中的一個老人就說道：「以科技的程度來推算，既然我們可以探測到他們的存在，他們也極可能發現我們的部署。他們並沒有中止行動，證明他們相信自己的能力，不會受到我們的左右。我們的人手和裝備的佈署是否有嫌不足？」

另外一個老人接著說道：「我們並沒有調配太多的人手。有三個原因，第一，今次的行動根本不是攻擊性。第二，在首都地帶我們不容易秘密集合大批武裝人員，也很容易暴露他們的身分。第三，我們沒有預計到竟然有人敢在首都地帶進行毫無忌憚的攻擊行動，被攻擊的更包括美國的部隊。」

第三個老人跟著說：「我認為，第一，安德生的部隊是一支祕密部隊，並未正式曝光，一般人並不知道他們屬於美國國防部極秘密的「末世鷹靈」組織，這個名稱就算安德生自己也不一定知曉。第二，現在世情艱險，就算是美國的正規部隊，隨時都會受到攻擊，當然，在美國本土攻擊美軍，尤其是首都地帶，簡直是等於正式宣戰。所以我認為世界時勢正趨險惡，我們要

動員起來」

格爾心裏有另外的想法。一個綽越的指揮官必要想盡辦法去將任務完成，甚至於犧牲性命，還要管什麼守則嗎。隱身並不等於不存在，只要有實質，就可以被消滅。對方的行動就是果斷得多。格爾並沒有說出這種有指責意味一的話，他是一個聰明和沉得著氣的人，一向不多說話。他不恭維別人，也從不作投訴和埋怨。

「攻擊者只進入基金總部幾分鐘，然後就倉卒地離開。我們雖然有派人跟蹤，但只能在遠距離外運作，我們得到了一些資料和線索，但終於還是失去了他們的下落。」格爾繼續他的報告。「從這些資料和線索追查，發覺其中一個帶有心智力量的神秘攻擊者曾經接觸過在能源車站突擊安德生的那些人的頭子，而從種種跡象看來，神秘攻擊者動用了心智力量，影響了兩組不同背景的人去進行突擊。值得強調的是，雖然每個組織都與美國政府有敵對態度，但基本上都沒有理由攻擊安德生，他們既不認識安德生，也不可能知道安德生的身分。整體來說，他們之間風馬牛不相及，一絲關係都沒有！」

這時候亦利亞多首次發言，他是與會各人中最老的一個。事實上他比盧斯要大上兩年，在盧斯企業裏，每個人都稱他為「老大哥」。這並不是純粹因為他的年紀比較大，而是出自一種內心的尊敬。盧斯企業裏面的人道救援組織是由他一手創辦的，最早期的救援行動也是由他自己和獨生兒子在槍林彈雨下指揮進行。他的兒子也是在非洲一個人道救援指揮中心外被炸死，那時他正指揮一個救援車隊出發到蘇丹。外間的人自然就揣測，這是日後盧斯企業的救援組織發展成為龐大武裝部隊和機構的主要原因。

亦利亞多本來是個醫生，他的聲音很豐厚，溫暖而有愛心，格爾在這方面是一點也學習不到。「說到心智力量，在能源車站救援安德生的人也有非常高強的心智力量。他們極有可能就是跟隨安德生一同進入基金總部的那一男一女，不過他們經過了高明的化妝，相信我們暫時還查証不到他們的真實身份呢！這一陣子，實在出現了太多具有心智力量的人，實在令人擔憂！表面上的判斷，那些神祕隊伍的目標是盧斯人文基金總部，甚至是盧斯本人，而不會是美國本土呢？」

「發展出如此驚人的攻擊性武器，行動又絕不留情，我相信他們是『志在四方』呢！他們究竟是誰？他們擁有的科技不是一般機構，甚至一個國家所能夠發展出來的。」

其實每個老人都有這種憂慮，心底下在思考對策。

一會兒，其中一個老者用有點嘲諷的語調接著說道：「似乎所有的人都想趁『黑色之石』靠近太陽系的時候，侵入基金總部，但結果似乎所有人

都空手而回！」

亦利亞多說道：「他們對『黑色之石』究竟知道多少呢？進入基金總部又有甚麼目的？安德生曾經進入基金總部一段時間，他可能會有一些收獲。至少，襲擊他的人認為他是有所收獲的。而事實上他能夠找到和通過基金總部的秘道而離開，實在不是簡單的。那批神祕的攻擊者雖然亦曾進入基金總部，不過只有兩三分鐘，我想像他們不會有任何收獲。否則他們不會盯上安德生。似乎最差勁的是我們，就連基金總部的大門都進不了，哈哈。」

「我們的人是因為發現了那一批神祕而厲害的攻擊者。如果堅持前進，則戰鬥不可能避免。他們擁有的武器科技非常可怕，我們的行動人員沒有特別的武裝，沒有可能阻止他們和抵抗，傷亡必定非常之大，生命是珍貴的！」

另外一個老者則補充說。「這批人的身份非常神祕而且神通廣大，不知從哪裏來，也不知去了那裏，實在不容忽視。」

「雖然他們有如此厲害的武器，但顯然並沒有佔到上風。想不到基金總部除了有心智力量保護之外，還有高級的科技保護力牆，盧斯當初不是堅持不肯武裝基金總部嗎？他後來顯然改變了主意。」其中一個老者說道。

「盧斯只是不想『人文和平基金』和武裝拉上關係。我們見到的力牆也不算是甚麼武裝，只是防護罷了！」亦利亞多喝一口茶，繼續說道「我們不要忘記盧斯是個具有高度智慧和遠見的科學家，我們並不完全了解他的全盤計劃。但不可忘記，是他的個人研究和努力才解開了『真實生命密碼』的外圍部分，沒有這外圍部分的科學知識，就沒有今日的盧斯企業。而他的胸襟和視野更是寬遠的，他並沒有藏起這些珍貴的科技知識，而和我們分享，更與大家一起創立『救援組織』，『人文和平基金』和『心連心運動』，在大亂世之中造福身處災難中的人群。」雖然亦利亞多用平靜的語調說出這番話，但減不了雄圖壯志之豪情。

在這裡，與會的幾個老人都停止了談話，進入了短暫的尋思和回憶之中。

格爾望着這幾個曾經叱吒風雲的老人，這裡包括他自己的養父，心裏覺得疑慮重重。盧斯叔叔將『生命密碼』的外圍部分公開，極可能只是在玩弄行政管理策略，換取信任和尊敬。『生命密碼』的核心部分就是心智力量，比起外圍的科技部分，後者只是滄海一粟。終極的心智力量，可以控制所有心智，控制物質和能量，甚至時空。「傳聞」說盧斯叔叔認為太過危險，所以封印收藏起『生命密碼』的核心部分，進入基金總部後就音訊全無…

「我親自出去一趟，去找安德生吧。格爾，你出去安排一切，帶備心智防護器，我們可能會碰到心智力量的高手。」亦利亞多首先從回憶中醒過

來，對格爾發出指令。

格爾雖然在思考，但他並沒有忽略會議室裏面的每一個人的一舉一動。他一聽到亦利亞多的說話，便立即望向養父那邊。用心觀察，用心去做事是他升調到這個職位的主因，並非因為他是亦利亞多的養子。格爾答應一聲，隨即離開會議室。格爾一面走向自己的辦公室，一面繼續不斷思考整件事件。

『老父很少親自辦事了。現在竟然自己出動，意味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安德生進入基金總部只有二十多分鐘，他可以發現什麼呢？就算有所發現，不一定是老人們這次基金總部行動想要得到或者想知道的！這次基金總部的行動的「真正目標」是啥呢？書面上只是強調進入基金總部看看，見機行事。任務並無重點，所以並不能怪負責的部隊「知難而退」，不作險進。

當作為整個企業的保安總管時，自己曾經進入基金總部無數次，差不多走遍和檢查過每一個角落，並沒有發現後來「傳說」的所謂秘道，可以通往一個神秘地段。不過，縱覽所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包括那些有高科技的神秘襲擊者的行動，人文和平基金總部一定藏有天大的秘密。那是甚麼呢？而且藏在那那裏呢？老人們一定知道那是什麼，但卻不知道藏在什麼地方。因為秘密太重要，也就不能向指揮官明言呢？那一定是關於心智力量的秘密。一定是。救援安德生的人懂得心智力量，在能源車站突擊他們的人也是受心智力量所影響的。老人們想找尋安德生，為了知道基金總部發生的事。能源車站的突擊者恐怕也懷著同一樣的目的，只是手段較為暴力和愚蠢。突擊者最初並不想殺死安德生他們，否則安德生等人在沒有戒備的狀態下，必然有所傷亡。安德生至今極有可能並不知曉這一回事。詳細觀察突擊者的行動還會產生一項印象，就是受到控制的心智會變得較為遲滯，弱於判決和反應，這是一個重要的毛病。還有一個重點問題，為什麼擁有心智力量的神秘人沒有直接去找安德生？那些心智被控制了散兵遊勇只是雜碎貨色。那些有隱身行裝和藍焰武器的兵團才是正主兒，還有心智力量。』

在以後的日子裏，格爾都在盤算著如可去擊敗他們。

格爾離開之後，會議並沒有結束。

「企業的膨脹太大，速率太快，資料和管理上的保密機制實在已經失控。雖然我們不應該懷疑企業員工的忠誠，而這更是企業一向的作風，但事實上，不論是高薪政策，或者是推心置腹，都不能再保證有忠誠的服務。」

「企業需要太多的人，那裏有這麼多忠誠的人？」

「而且總會有一些害群之馬的。更會有不懷好意的人混進來！企業太大，這是毫無辦法可以避免的。」

「所以企業的分家是有好處的。我們只打理自己門戶的事，一來比較

容易，就算一旦遭到出賣或破壞，並不能夠傷害整個企業。」

每天無時無刻都有會議。

在這個龐大的黑暗空間裏，站着幾百個人，但他們並不為會議而來。一個君臨天下的「聲音」正下達一個個命令。每一個命令都經「心智通道」傳到接受任務的人，其他人沒法知道內容。

一個個人相繼離開，最後只有一個還站立着。

「上一次的失敗竟幫助了我們！」嚴峻的聲音變得較為溫暖。

「這怕是因果的關係吧。」

「凡事俱由因果所產生，但是一因不一定成一果，又有那種智慧可以洞察其錯綜複雜的關係。宇宙萬物都在無常變化之中，我們要不斷變強，成就一輩子的偉業。」

「那麼下一輩子呢？」站立的人在心裏問。

發號司令的人其實是「聽」到這個問題的，可是他並沒有回答。或許他不知道，也許他認為根本就沒有甚麼「下一輩子」的。

聲音繼續說道，「十二年來，沒有人真正見過盧斯，他本人極可能已經因『傷』而死去，而他建立的龐大企業因此更加速分裂，再難有大作為。

『善世會』是心靈力量的強壘，但他們並無野心，所以對我們的大業不會構成威脅。時間不多了，你還是回去吧，總要有人薪火相傳的！」

那個站立的人於是也離開了這個黑暗的空間。

人類的自然生理由進化而成，本來只是適合在白天活動的。科技擴寬了人類活動的時間限制，人可以在黑夜工作和娛樂，如同白晝一樣。漸漸，不知不覺間，越來越多人喜愛黑夜的生活，人類的集體心智開始改變。